

迁居北海社区已三月有余了,犹如一片树叶,飘落在平静的河湾,既无声响,亦无涟漪,清清静静,任凭时光悄悄流逝。

北海原是东门外的一片农田。“家住傅公桥,未闻有北海”,汪曾祺老先生早在家时就未听说过,可见并不出名。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曾热闹一阵。那时,我在邮中上学,全校师生不上课,一齐开到北海、南海两处搞深翻。满田遍野红旗翻动,歌声飞扬,莘莘学子,青春年少,真是个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啊,不怕苦,不畏难,决心用尖尖的十指,掘地三尺,实现粮食高产,放上一颗大卫星,令全球瞩目。现在看来很是荒唐。当年被少男少女们深翻过的这片黑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发成繁华的商城、剧院、菜场和鳞次栉比的市民住宅区,故而美名远扬了。

我住的地段叫北海三村。这城中之村,闹中有静,景色诱人。且看街道两旁直立着香樟、广玉兰等常青树木,粗壮旺盛,绿荫遍地。间有簇簇樱花恣意怒放,灿若云霞。路边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或翠绿娇娇,或黛色苍苍,无限生机。在葱葱蒙蒙的枝叶间,还活跃着一群小麻雀,时而上下翻飞,相互追逐,时而落地觅食,喳喳叫个不停。一对不知名的黄色小鸟,高踞枝头,婉转歌唱,其声清脆悠扬。更有一只斑鸠,只听见“咕——咕咕”地连声叫唤,忽东忽西,就是不见踪影。洒水车来了,是定时浇灌花木的。工人们手持龙头,喷出一道道水幕,送来一大片清凉。

在小区内漫步,碰面最多的算是薛大姐了,她敦实勤快,高声大气,身穿绿色工作背心,是环卫工。她除了把路面打扫得一尘不染外,还不停地做好事,看见老人上台阶吃力,伸手拉一把,谁家老太买菜重了点,就帮忙送到家,说是举手之劳,小意思。

槐花是一道大自然馈赠的食材。槐花有好多种吃法,我知道的就有十多种。

我们家最喜欢的吃法是做槐花饼。将槐花适量洗净放入盆里,加入小麦粉或糯米粉,再加水充分拌和轻揉,然后做成圆圆的面饼。将面饼逐次贴到油绕过的热锅里烘烤。等一面烤焦黄有香味了,用铲子把饼转个身再烤另一面,等另一面也烤焦黄有香味就大功告成,可以起锅装盘子了。咬上一口又酥又脆,满嘴的槐花香。

槐花还可用来做槐花鸡蛋饼,其做法也不复杂。先将适量槐花放入五六个打好的鸡蛋液里充分搅拌,然后倒入油炸过的热锅里,边加热边尽量摊开,待一面接近焦黄迅速翻转到另一面,直至烤熟。再用铲子在锅里切块装盘。这鸡蛋槐花饼十分鲜嫩有味。

槐花用来包饺子吃是再好不过的了。将洗净的槐花沥干水,放入事先剁好且放了佐料的猪肉

2017年5月,应朋友之约报名参加欧洲11日游,最期待的莫过于巴黎圣母院。

之前看过两本书,一本是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另一本是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也就是看完这两本书后,我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一次巴黎。

林达在文中写道:坐在塞纳河的对面,眼前就是圣母院……一遍一遍问自己,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短短几十个字对看书的人来说,情感的冲击像电流一样,那一刻眼眶不免湿润了。我期待,什么时候我也能在塞纳河边坐下来,静静地眺望一下圣母院,于是,去一趟巴黎竟成了那段时间我首要的“人生奋斗目标”。

巴黎排在了11天欧洲行程中的最后两天。因为对塞纳河和圣母院的期待,尽管身体已经疲惫,到巴黎的那天还是很激动,情绪的雀跃超过前面任何一天。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知道,修建一座教堂,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经历时间之长,建筑之宏伟,工艺之艰难……无论哪一样都让人叹为观止!

到圣母院的那天是下午。上午在塞纳河上乘船,似乎已经真的实现了“沿着塞纳河畔”。船上,当圣母院的塔楼进入眼帘,人群中有人欢呼:看,

一个月前,她送我一月份《高邮日报》,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她出席省见义勇为表彰大会的报道和照片。啊,站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位助人为乐的环卫工,还是一位冒险登高救火的勇士!其形象更觉高大,也更令人肃然起敬了。

小区内有很多猫,黄、黑、白、狸花各色都有。我们刚搬来时,有一老太就上门打招呼:这些猫无主,请把吃剩的饭菜留下来喂猫,不要伤害它们。我对此很感兴趣,数了数,大概有七八条,有的躺在墙角下,伸懒腰晒太阳,有的坐在树荫里,眯眼呼噜噜地“念经”,悠闲自在,身体圆胖。一天傍晚,我看见邻家一位小哥下班回来,不进家门,先“咪——咪”一声叫唤,猫们呼地一下聚拢在他脚旁。这小哥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面包、米饼,一一掰开,依次喂到猫的嘴里。猫在叫,人在笑,和谐融合,其乐无穷。

前几天,北海社区通知我去登记。路上,我习惯性地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蹒跚前行,忽有“好事者”拦住我,晃着白发,声正色厉地说:“你走路这么困难,手还敢插在口袋里,万一跌下来,爬都爬不起来!”说后又补了句:“不是我多话哦,是老人关心老人。”我真像犯了错的小学生,正接受老师的训诫,只得诺诺称谢。

从社区小楼出来,见楼前有块小广场,布置不少健身器材,许多人在活动。广场的东面有座曲折回廊,远远就看见高悬的匾额,上书草体,其势龙飞凤舞,气韵非凡。上面陈列的都是高雅的诗词作品,走近仰视,怎奈老眼昏花,模糊难辨。旁有一位晒太阳的老先生,主动上前一一指点,对其间的名篇佳作,或吟或诵,抑扬顿挫,陶醉于美妙的意境之中,我亦深受感染,享受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套餐。

我徜徉在邮城北海,北海很美,我庆幸在这里落户。

满嘴槐花香

□ 陈治文

馅里搅拌均匀,然后就可以包饺子了。这饺子别有风味。

多数人家最常见最简便的吃法是清炒槐花。将槐花洗净,直接倒入热油锅里不住地猛火翻炒,如同我们平常炒豆芽炒韭菜一样,及时加入细盐,炒熟了就装盘上桌。这种清炒的槐花很是鲜嫩。

我最钟情的当属槐花蒸鳊鱼。将鳊鱼收拾干净,在鱼肚里塞满槐花,装盘。在鱼身上放上姜片、葱段,滴入适量料酒杀腥,再在鱼身上撒些槐花,下蒸笼去蒸。如果没有蒸笼,则可以在开水锅里排放几根筷子,把盘子放在筷子上,然后盖严锅盖猛火最多蒸十五分钟就行了。与此同时,用另一口锅熬制适量的加入辣子的菜油和生抽,熬成熟后浇到蒸好的槐花鳊鱼上,就大功告成了。这道美食既能吃到非常鲜嫩可口的鱼肉,又能享受到满嘴的槐花香,真有点打两个嘴巴子也舍不得丢啊!

圣母院

□ 朱燕华

巴黎圣母院!恰在此时,圣母院的钟声敲响,整个巴黎都回荡在荡涤心灵的钟声中。

下午,跟在导游后面,终于站在圣母院的面前,仰头,我知道那上面的雕刻不是最精美繁复的,可是,对着每一个人物端详,仿佛每一个面孔背后都承载着人类的各种故事,因为没有一座教堂可以像圣母院这样靠近过世俗的悲欢离合,慈悲和伪善。

欧洲旅行,圣母院是我们唯一进入内部参观的教堂,很幸运,那天我们是最后一批进去的,再晚就关门了。再次被教堂内部的“高远”震动。教堂内正在进行某项“法事”,神父在上面诵读着经文,参加“法事”的人全部屏气凝神又温顺慈悲。这时候深切体会到,宗教对俗世中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接近了它,你会听到它的召唤。

我远远在后排坐着,尽管很想,但还是不敢拿手机拍照,觉得会是一种亵渎。

历史上圣母院遭遇过多次厄运,今天圣母院塔楼坍塌的一刻,无数人流泪,可是我想,不必悲观,圣母院永远是圣母院,巴黎人不会、全世界的人都不会让它消失。我相信,圣母院终究会浴火重生。

毕竟,大理石更像人类对善和美的追求一样,坚贞不毁。

汪曾祺先生的《端午的鸭蛋》走进了语文教材,让天下的人都知道高邮鸭蛋。

我家二爷(二叔)就是个放老鸭的(养鸭子的人),清一色高邮麻鸭,有大几百只。在邱墅阁的玉带河堤外搭了个草棚子,吃住都在里面。鸭棚子的前面是个大汪塘,后面是坟地,荒凉得很。

玉带河通达海,水产丰富,旁边的沟渠塘汉也是水草茂盛,是个养鸭子的好地方。二爷养的鸭子个个膘肥体壮,产的蛋也个头大,淡青色,标准的高邮麻鸭蛋,很受当地供销社收购站及周边乡民的喜爱,供不应求。

二爷自家吃的和送给亲戚的鸭蛋都是“暗生蛋”(鸭子没有在夜间正常产蛋,延迟到早上产到汪塘里的蛋),因为暗生蛋泡水时间不确定,二爷怕影响品质,不对外销售。

常听二爷讲,乡间野田里养的鸭子生的蛋,腌、卜(做成松花蛋)都可以,但是栽秧前后一个月的鸭蛋只能卜不能腌,因为这个时期鸭子大量吞食水田和秧棵行里的蚯蚓,这种鸭蛋吃起来有一股腥臊味。高邮湖里养的鸭子除外。

养老鸭的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和鸭同吃同住。就怕夏天起雷暴(夏天打雷下暴雨),鸭子炸趟(趟有群的意思),走散了,那损失就大了。

二爷的鸭子有一次差点炸趟。赶巧了,那天父亲和我都在二爷的鸭棚子等二爷有事。午后三点钟光景,我和父亲正说着话,外面隐隐传来一声闷雷,出门一看,西北角起天色了(雷雨到来前的天气),一会儿乌云压压的黑云挟着狂风裹着豆大的雨点伴着闪电雷暴扑面而来。“快出去帮忙,二爷鸭子要炸趟!”父亲摘下棚子上的一个斗笠扔给我,拿起一根长竹篙,就冲到了鸭子进塘的一个豁口边,防止鸭子散到旁边野田里。我也拿了根芦杆杆子,站在河边上,防止鸭子乱窜。

就看到二爷穿着蓑衣,戴着个大斗笠,双脚牢牢地

电影《柳堡的故事》英莲和小哥哥对唱:“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黄。”这样的句子总是让我心旌摇曳。因为我的老家紧邻柳堡,我童年的生活场景正如歌里唱的一样。时光流逝,生活辗转,与蚕豆这个儿时的亲密伙伴不比邻已经很多年。遇朋友相邀K歌,我必唱《九九艳阳天》,对故乡、对童年、对蚕豆遥寄畅想。

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啊,种什么都枝繁叶茂。田边地头、路边沟渠,伴着草木灰撒几粒豆子,遇土生根,一场及时雨滋润后,下豆种的地方滋生出几瓣娇嫩叶子,像倾听天籁之音的耳朵。整个冬天养精蓄力。等到清明,等到麦管叫,等到菜花黄,耐心些哟,说不定哪一天,一抬头,蚕豆花儿开了,藏在翠绿里,几只紫蝴蝶在微风中惬意摇晃,小心地开……

初夏,是嫩蚕豆上市的季节。放学回来最享受的是剥嫩蚕豆。豆荚泡乎乎,手指一划,奔出三四颗青碧的豆子。一挤,鲜嫩的豆瓣就出来了。随手扔两瓣在嘴里,有露水和清风的味道。那些薄如蝉翼的软壳,青碧可人,套在指尖上,十指开花。

少时学鲁迅《故乡》,欢呼雀

山在城中,城在山间,依山而建的高楼大厦耸入云天,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抬头举目,头上是城,俯首鸟瞰,脚下是城。重庆

少时学鲁迅《故乡》,欢呼雀跃,因为我们知道其中的快乐。如大白鱼的船背着孩子在浪花里蹿,岸边是乌油油蓬勃的罗汉豆,在脱离大人的短暂自由里,呼朋引伴驾一条船,分工协作,架柴煮豆,自由自在的呼吸,有惊无险的感觉,自然恩赐的美味,这些也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历久弥芳,至今难忘。

汪曾祺写的是我们里下河的蚕豆。嫩蚕豆炒红苋菜惊艳,老蚕豆煮熟串成佛珠挂在孩子脖子上有趣。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的寻常日子,看似平淡却韵味无穷。

我的爷爷做过塾师,写字认真,吃也讲究。奶奶常用干蚕豆浸水,盖上湿布孵发芽,加盐和香料煮熟,爷爷管这叫“独脚蟹”。二两白酒,一碟蚕豆,一曲淮调,一个傍晚,多少英雄气概慨然淡远。“独脚蟹”汪曾祺写过,爷爷个人的怅惘只有我看得见。

冬闲,祖母会陪我们取暖,铜炉里炸蚕豆,我们最开心。拿几颗豆子放在火灰里,不时用筷子翻翻。“搂蚕豆,搂豌豆,白鸽子妈妈翻跟头。”儿歌里说的似乎不怎么合乎逻辑,小孩子哪管?一门心思在豆子上。一个个鼓起来了,接二连三脆响,我和弟弟手忙脚乱往外拣,小哥躲在后头吃个香。才准备转身给他一巴掌,一颗豆子火箭一样带着啸叫射了出来,火灰四起,笑声一片。这样的乐趣哪里再有?

晒台花盆里,我种着花生、毛豆、玉米,还有蚕豆,在远离故园的都市里,在六层楼上,我想念我的田园故乡。蚕豆,你说话啊,陪我说说话。

高邮鸭蛋

□ 吴华江

里的古代侠客,手握长缨,任凭浪涌,在玉带河的风雨里快速穿梭。

父亲和我也一起和二爷的吆喝,不停地挥动竹篙芦杆,鸭子终于归拢了,入塘进棚。二爷系好木船,走了进来。“哥,鸭子多少只?”“八百零三?”“一只不少!”哥俩一问一答,可把我惊住了。原来父亲和二爷从小就学着养鸭了,几十年的经验,一根竹篙,在鸭子进塘前,在鸭群里穿穿插插,就能数得清清楚楚。佩服!

鸭棚里没什么好吃的,二爷焖了一锅粥,煮了十几个咸鸭蛋。我敲碎空头,一筷子插下去,油冒冒的,吸一口,满嘴鲜香。我连着敲了几个,吸干了油,挖出蛋黄,红彤彤的,糊到粥里,呼啦啦几口,就干了一碗粥。

现在我也经常这样吃咸鸭蛋,有人说我暴殄天物,不懂品尝,可我知道味道都在嘴里,心里享受就是美味。还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有个美食家到高邮做客,高邮的大厨用咸鸭蛋里沁出来的蛋黄油炒了一碗米饭给他品尝。美食家愣是没有尝出到底是什么油炒的饭,直呼人间美味。这倒和我把蛋黄糊到粥里吃,有异曲同工之妙。

昏黄的马灯下,父亲和二爷就着咸鸭蛋眯着小酒,样子很享受。又拧开了小收音机,正播放高邮民歌《数鸭蛋》,优美的旋律,伴着几百只鸭子入眠。

我痴痴地想,名扬天下的高邮鸭蛋,就是靠这些养鸭人冒雨顶风,声声吆喝,浑身泥泞,四处奔波,才从这些简易的鸭棚子里走进了高邮大大小小的鸭蛋加工厂。古方腌制,现代化加工,网络营销,一个个精美包装着的,承载着高邮人新的绿色环保理念的高邮鸭蛋,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蚕豆你说话

□ 王晓

跃,因为我们知道其中的快乐。如大白鱼的船背着孩子在浪花里蹿,岸边是乌油油蓬勃的罗汉豆,在脱离大人的短暂自由里,呼朋引伴驾一条船,分工协作,架柴煮豆,自由自在的呼吸,有惊无险的感觉,自然恩赐的美味,这些也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历久弥芳,至今难忘。

汪曾祺写的是我们里下河的蚕豆。嫩蚕豆炒红苋菜惊艳,老蚕豆煮熟串成佛珠挂在孩子脖子上有趣。他写的分明就是我们的寻常日子,看似平淡却韵味无穷。

我的爷爷做过塾师,写字认真,吃也讲究。奶奶常用干蚕豆浸水,盖上湿布孵发芽,加盐和香料煮熟,爷爷管这叫“独脚蟹”。二两白酒,一碟蚕豆,一曲淮调,一个傍晚,多少英雄气概慨然淡远。“独脚蟹”汪曾祺写过,爷爷个人的怅惘只有我看得见。

冬闲,祖母会陪我们取暖,铜炉里炸蚕豆,我们最开心。拿几颗豆子放在火灰里,不时用筷子翻翻。“搂蚕豆,搂豌豆,白鸽子妈妈翻跟头。”儿歌里说的似乎不怎么合乎逻辑,小孩子哪管?一门心思在豆子上。一个个鼓起来了,接二连三脆响,我和弟弟手忙脚乱往外拣,小哥躲在后头吃个香。才准备转身给他一巴掌,一颗豆子火箭一样带着啸叫射了出来,火灰四起,笑声一片。这样的乐趣哪里再有?

晒台花盆里,我种着花生、毛豆、玉米,还有蚕豆,在远离故园的都市里,在六层楼上,我想念我的田园故乡。蚕豆,你说话啊,陪我说说话。

铮铮铁骨的见证

□ 葛国顺

离渣滓洞大约三公里的路程,便是白公馆。

1939年春,戴笠为审讯、关押革命者的保密起见,用重金买下原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白公馆改为监狱。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以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1946年中美合作所撤销以后又重新关押革命者。相比之下,白公馆的刑讯更加恐怖。其中最残酷的莫过于刑讯洞,洞口大约高两米,宽1.5米,里面黑洞洞的。白公馆关押的均属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例如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他爸爸本是杨虎城的手下,被关在白公馆。妈妈生下小萝卜头后,为了让孩子见见自己的父亲,带着孩子去探监。特务们趁机将母子一起关押。小萝卜头从八个月大起就在狱中度过,直到八岁时被特务枪杀。孩子稚嫩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缓步在歌乐山山,路边诸多的烈士雕像那沉思、忧郁、坚定的眼神,使人不知行走在历史还是现实,前方为何处。浓密的树林阴翳黯淡,那里竖着无数石碑。导游告诉我们,那是革命志士在狱中写下的铿锵誓言,后来人石刻而成的,块块石碑都是铮铮铁骨的见证,以昭示后人。

山在城中,城在山间,依山而建的高楼大厦耸入云天,高低错落,层次分明。抬头举目,头上是城,俯首鸟瞰,脚下是城。重庆的街道没有几条是平的,出门就要爬坡,道路沿着山坡一圈一圈往上绕,高楼之间看起来很近,其实很远。偶尔有古旧破烂的建筑点缀在高楼间、山腰上,像是历史遗留的记忆。随着导游引导,我们很快就到了渣滓洞和白公馆。这里是关押革命烈士的牢狱,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各种刑具俱全,也是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实施的地方。看了几间审讯室,心里很沉重,真想赶紧逃离这个令人心痛的地方。

渣滓洞原是小煤窑,因为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邻沟,地形隐蔽。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主要是“61”大逮捕的“要犯”,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的革命者,《挺进报》案中的被捕人员,如江竹筠、许建业、余祖胜、刘雪松等。军统为渣滓洞监狱配备了一个连的特务看守。小小的十几间牢房里一共关押了数百名地下党革命同志,每间房也就十几平米。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而难熬的日夜的。一个曾经在小学课本里接触过的地方,总觉得似乎离我们太远了,远得几乎要淡忘的感觉。多年之后的今天,终于能够亲临此地,当课本上的一切突然展示在眼前时,心不由得无比沉重。